

艺文志

作家要写缀满露珠的新鲜生活

□ 王立新

■

亲爱的朋友们,你是否有这样的切身体会:这就是清晨起来,走进夜幕刚刚散去,晨曦尚未初露的田野乡间小径,你的脚面或者裤脚就会被浓重的晨雾所笼罩的路旁缀满晶莹露珠的茂密的草丛和野花所打湿,给人一种冰凉清新、沁人肺腑的感觉。但是,当你把这些长在茂密草丛中的野花采摘下来,抖掉它枝杈和花瓣上的露珠带回家,插在冰冷禁锢的花瓶里,你就会发现它很快就失去了与生俱来的野生与灵动,最终成为毫无生气、索然无味的枯枝败叶。

■

这个极其常见的、完全不被我们留意的现象,却揭示了一个极其珍贵的文学创作的奥秘:作家要十分珍惜“带着晶莹露珠”的朝气蓬勃的新鲜生活,千万不要在不经意间抖掉这些“晶莹的露珠”,在我们毫无灵动的笔下萎缩成毫无充盈水分的枯枝败叶。

从那时起,我就意外地发现这位平常喜欢讲段子,而且总是在平静中潜藏着诡异微笑的郭松,其实内心潜藏着一种别开生面的机智和智慧,是一个不可小觑的需要进行深层探秘的作家。

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在平淡无奇、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新鲜感和灵动感的作家,让你随着他举重若轻、从容不迫、感情饱满、细节密集的笔触,去随着主人公起伏跌宕的命运而感奋不已。他的作品选材,乍一看并不引人注目,甚至有些不以为然,然而却给人一种“一读就进去”“越读越想读”“越读越新奇”“阅后余味无穷”的幸福感和享受感。

他是一个非常会写生活的作家。他的作品写的大都是老百姓日常生活,表面上看他并不追求挺立在新时代的前沿,并不传达新的信息和新的特质,并不让我们一眼就看到激荡在大海波涛表面上的激越浪花,然而,只要你深刻品读,就会发现他的作品涌动在大海的深处,展现的是一个只有潜水员才能看到的长满五彩珊瑚的迷人世界。

在这里,我还特别提到郭松的另一大贡献,那就是他是一个非常能够窥测、捕捉和透视女人隐私的心理的作家,是一个非常会写爱情的苦辣酸甜、阴晴圆缺、变幻莫测的作家。

对于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难能可贵。这是因为,既然文学是入学,而人又分为男女,一个会写小说的人必须要会写爱情。

然而,男作家和女作家写的亚当与夏娃的爱情是完全不同的。男作家写的差不多都是“大概公约数”,差不多都是粗线条的,都是从男人眼里所体验的粗犷爱情,而女作家则是从生命的本源出发的,能够把女人那些隐蔽的情感和大海捞针般的瞬息万变的小心思写得淋漓尽致。

在这一方面,是我们诸多作家的一大弱项。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写不好爱情,就写不好文学。曹雪芹通过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三角架”的爱情悲剧破译了一个封建家族过山车一样从兴盛到衰败的心灵密码;荣获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肖洛霍夫创作的长达一百四十万字的伟大史诗《静静的顿河》,同样是通过一个生活在顿河岸边的普通哥萨克农民格利高里同妻子娜塔莉亚与隔壁情妇阿克西妮亚的情感“三角架”,支起了一部顿河人民从国内革命战争到十月革命期间的民族史、动荡史和血泪史。无数文学经典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三角架”式的人物结构,既是打开阴阳两极撞击生电的一把金色

钥匙,又是构建文学大厦的支柱和承重墙。

以《创业史》闻名遐迩的大作家柳青曾经这样说过,一旦一部作品在不经意间吸引了你,那就说明这部作品里有你需要学习的东西;他又特别强调,对有强烈吸引力的作品,不要一口气读完,而要慢慢读,把她的全部营养都像喝果实饱满的浆果汁液一样,全部吮吸到你的生命血管里去,化作自己的文学的崭新滋养。

《醉花谣》我至今还在时常拿起来重读续读,现在又正在赏读他的长篇新作《温暖的苦难》,正在带给我的同样是细细品味的“吮吸感”和“滋养感”。

面貌年轻、性情爽朗的郭松先生,居然有了长达四十多年的创作历史,而且是个小说、影视创作的多面手,而且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不得不让我们赞叹不已。随着多媒体的出现,我们相信他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缀满晶莹露珠的崭新文艺之花,奉献给正在迎来的第二个生机勃勃的春天。

我们由衷地祝愿他,并期待早日听到他佳作迭出的新喜讯。

年走了 春来了

灯笼,还在料峭中摇曳
炮仗,还在视野中胭红
串亲的人还能偶尔见到
那一句句热络的过年好
还在人们的问候中寒暄、传递
但是,年,真的已经走了
这一点,你想不承认都不行
酒香,已经稀薄
天空,已经平静
团圆,已经散去
一群群出发的人儿
已经登程
纵目田野
冰雪正在悄悄融化
土地正在渐渐苏醒
鸟鸣正越来越清脆、美丽
肩扛工具的农人们
正在走向劳动
走向春风
年走了,春来了
这多么的好
一年一年,我们的生活
总是这样新鲜、生动
在幸福中欢欢乐乐
在希望中砥砺前行
坚定前行

村 夜

吃过晚饭
人们都到街上乘凉
有的,抱着草席
有的,拎着板凳、蒲团
男人一堆儿,天气庄稼
女人一堆儿,家长里短
村话絮絮
比悠悠飘荡的晚风
要长
捉迷藏的孩子们
总是乐此不疲
实在跑累了
才一头倒在草席上
呼噜噜坠入梦乡
池塘边的青蛙
仍旧唱着
不时短一声,长一声
提着小灯笼的萤火虫
一闪一闪,忽隐忽现
像是在为村庄守夜、值班
直到起身回家
呵欠连连的人们才发现
夜,凉爽了许多
而那轮银盘似的月亮
不知啥时
已升上了中天

